

市井写真

我爱我家

爱的视频

□杨海杰

昨天是母亲的生日,远在他乡的哥姐们不能赶回来祝福,我怕母亲失落,就安慰道:“没事儿,一会儿咱打开电脑,通过视频就可以看到他们了,既省了路费,又省了电话费。”母亲听了欣喜不已。

吃过晚饭,母亲就催促我打开电脑。我连上视频后,告诉母亲:“您坐好,别乱动,让哥姐们好好看看您。”母亲就像照相那样端着架子一动不动,哥姐们通过语音不停地“看见了,看见了”,可是,母亲说:“咦,我怎么看不清你们呢?”

我一听,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在那边把视频调整一下,哥在电话里说:“昨天下雪了,我不小心摔了一跤,把脸擦烂了,怕咱妈看到了担心,专门把视频调得不清楚。”听完我心里一热,忙跟母亲说视频出了故障,正在调整,他们看到你了,特开心。

说话要算数

□徐竹影

那年,我和父亲把两亩口粮田种上了白萝卜。当年风调雨顺,萝卜长得又大又水灵,还没到收获的时节就被邻村的乡亲预订完了。

有个邻村的妇女不仅自己订了二畦,还给娘家哥哥订了二畦。收获的时节到了,只一天时间,除了那名妇女,其他人的萝卜全部出完拉走了。第二天,我去通知她时,她说:“俺哥家正在盖房,让萝卜再长长,晚半天俺和俺哥一齐出。”

天越来越冷,父亲却要我蹲在菜地的简陋窝棚里看守那四畦萝卜,还多次拒绝别人购买。眼看着一个月过去了,虽说中间多次催促,但她总说房没盖好让我们再等等。这一等,竟等来了一场寒流,酷暑过后,萝卜全被冻僵在瑟瑟风中。

偏偏酷暑过去的第二天,那名妇女和她哥哥一起来拉萝卜。看着冻坏了的萝卜,我很生气,可父亲把他们领到家里,拉走了菜窖里自家留的萝卜。

我埋怨父亲,明明是那名妇女一再推托造成萝卜冻坏,不让她赔也就算了,为什么还要给她好萝卜?父亲说:“做人说话要算数。人家订的是咱的好萝卜,咱当然要给人家好的。”

一角钱的命运

□牛灿伊

健身回来,我感觉很累,坐在公交车站的排凳上休息、等车、看风景。一个小伙子边打手机边掏口袋,一枚一角硬币从他裤兜里掉了出来,滚到一摊泥水里,在黑色的污泥中很显眼。小伙子瞥了一眼硬币,又沉浸在电话中。一辆公交车开来,他随着人群挤上了车。

那枚硬币在污泥中闪着光,我没有去捡,我想看看谁会去捡。

一个行乞的老人,端着搪瓷碗挨个儿伸向等车的人,有人给钱,有人扭头不理。我指着污泥中的一角钱说:“那里有一角钱。”老人看了看污泥里的一角钱,瞟了我一眼,继续向前走。车来了,我没有上,继续等着看谁会去捡那一角钱。

一个儿童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,眼睛瞄到了那闪光的一角钱,蹲下身要去捡,这时一个高八度的女声喊叫起来:“苗苗,别玩儿泥巴。”儿童说:“妈妈,这里有一毛钱。”女人上前一把拉住儿童说:“脏死了。”儿童不情愿地被拉到一

边,噘着嘴。女人低头对儿童说悄悄话,不一会儿儿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一群放学的小学生说笑着走了过来,白色的旅游鞋踩在泥水里的一角钱上。一个学生喊道:“老张,你的鞋子生钱了。”那个穿白色旅游鞋的孩子弯起腿,转头看了看鞋底上粘着的一角钱,把脚伸到干地面上,轻轻地磕了磕,那一角钱粘着污泥紧紧贴在干地面上。那群小学生向开来的公交车冲去,一个学生边走边说:“老张,你生的钱都不捡啊?”“你捡啊,你捡了我给你一块钱。”我脑海里突然想起一首儿歌: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,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……

我走上前,蹲下身,捡起那一角钱,掏出纸巾,擦干净,又从钱包里翻出一个五角和四个一角的硬币,紧紧地攥在手里。

公交车来了,我登上去,把钱投进收银柜的缝隙里,硬币发出清脆的金属声,滑进了收银柜。



鹏云杯“我和晚报的故事”有奖征文赛

远离麻将

□唐根祥

前几年,每逢空闲,我都和一帮朋友泡在一起打麻将,一玩儿就是一个通宵,拖着疲劳的身体上班是常有的事儿。由于长时间待在空气浑浊的狭小房间里,我患上了气管炎,整天嗓子干疼,咳嗽不止。因为我打麻将没时间照顾家庭,妻子没少和我生气。

有一天,我打了一夜麻将回家倒头就睡,妻子将一份《洛阳晚报》放在我枕边。醒来后我顺手翻看起来,在健康栏目里,关于吸烟危害身体、熬夜透支健康的文章深深吸引了我。读后,我陷入深思。我暗下决心远离麻将,有了空余时间就看书读报。一次翻阅《洛阳晚报》,《百姓写手》中一篇篇短小精悍、生动活泼的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

经过深思,我把一次买香蕉,与奸诈的商贩斗智斗勇的过程写成了

短文《校秤》,寄往报社。一天,同事们嚷嚷着让我请客,我问为何,同事把当天的《洛阳晚报》放在我面前。我一看《校秤》在《百姓写手》中登了出来。拿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,我不禁激动起来。几年下来,我有数篇文章出现在《百姓写手》中。

我彻底告别了麻将,多年纠缠在身的“气管炎”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我,更可喜的是,我不出去打麻将,在家里看书读报,原先家里紧张的气氛被和谐的春风所代替。

**鹏云集团**  
地址:汉宫西路与310国道  
交会处51号7号楼  
电话:0379-60663109

咱爸咱妈

母亲的手

□张亚玲

记忆中,我从未仔细看过母亲的手。因为家里姊妹众多,从小我在外婆家长大。在外婆细致入微的呵护中,我淡忘了有关母亲的记忆。

记得有一天,母亲到外婆家接我,望着她伸向我的双臂,我被吓得转身扑进外婆的怀里哇哇大哭。我不记得母亲那双手当时是不是无奈地垂下了,也不记得她当时是不是特别难过。

在女儿一岁多的时候,为了不耽误工作要强行给她断奶,我忍痛把她与我分开。在度过了朝思暮想的半个月后,我到婆婆家去看望女儿。没想到,我充满期待地喊着女儿的乳名向她伸出双手,女儿却一反常态地转身趴在婆婆的肩上哭了起来,她似乎忘记了我就是那个疼她爱她念她念她的妈妈。我的泪夺眶而出,那一刻,我的内心是委屈的,是失落的,是不甘的……

我不知道,当年母亲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。

此时,母亲的手就握在我的手中。母亲的手,对我来说是熟悉而又陌生的。这手上的沟沟壑壑,烙下的是岁月的痕迹,粗糙、干裂、茧花丛生,难以辨认最初的纹理,犹如干枯的老树皮。这双手,曾经巧如织女,飞针走线,为我们缝鞋制衣;这双手,曾经魔力无边,为我们变出各种美味佳肴;这双手,曾经在田间,辛勤劳作;这双手,曾经伴我们度过那些艰苦的岁月。记忆中,我从未这么亲昵地拉过母亲的手,更没仔细看过母亲那满手的老茧。

现在,我握着母亲的手,没想到,却是在她的病榻旁。这双手,和我贴得这样近,对我充满了依恋。这一刻,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啼笑皆非

漂亮的红衣服

□韩留芳

星期天下午,朋友打来电话约我去逛街。往日我退休在家,邋遢惯了,当天我特意捯饬了一番,化了淡妆,匆忙中换上那件最好看的红衣服,下楼,直奔朋友约好的地点。

很长时间没有逛商场了,我觉得特别兴奋。周围的人也好像被我的情绪所感染,眼光不断地落在我的身上。看来,老年人还是穿红衣服好,热情而有活力。

朋友已在约好的地点等我。她一看到我就迎了上来,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打量着我,眼光落在我的红衣服上不动了。怎么,她也欣赏我这件红衣服?

我用手捏起衣服角正要说“你看我这件衣服漂不漂亮”,话到半截又咽了回去。天啊,我竟然把衣服穿反了!

“洛阳好人”故事会

洛阳11·22诚信日  
洛阳市城乡信用协会  
鑫融基投资担保公司